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三十六回 小談心眾口罵珊枝 中奸計奮身碎玉鐺

前回書講的寶珠生日，在怡園樂了一天，正是人生悲樂不同。卻說琴言在華府，因元宵之日，華公子命其與八齡演戲，是日琴言身子不快，且兼感傷往日，是以神情寂寞，興致不佳。那日在臺上，演到中情所感，不覺真哭起來。華公子以為無故生悲，口分不悅，叫下來痛斥了一番，有幾日不叫上去。琴言獨居一室，來往無人，且與那些跟班小使氣味不投，鬻柄相處。

在留青捨舍廂房後，有個小三間住著，有一個小使伺候。院子內有幾塊太湖石，兩棵綠萼梅，一棵紅梅，尚還盛開。

此日是正月二〇七日，琴言對了這梅花，不覺思念怡園的梅嶠來。想那度香相待的光景，較之今日，真有天淵之別。即有伺候不到處，度香非但沒有形之於色，並且不藏之於心，反百般的安慰體貼。此日的華公子，喜歡時便也與度香彷彿，及不合他的意時，不是發煩，就是挑斥，元宵那一日竟至詬斥起來，與諸奴相等。那一班逢迎巴結的見了，便欣欣得意，似乎也有今日，從此便可墮入輪迴，永無超升之理。主兒多叫一回，同伙多恨一回。主兒多賞一回，同伙多罵一回。那帶諛帶罵、冷言冷語的，叫人難受。總恨奚〇一那個忘八蛋無緣無故的鬧上門來，因此墮落在此。又想魏聘才雖不是個好人，然尚有一言半語，道著我的心事，如今他又出去了。那個林珊枝倒像是半個主兒一般，先要小心謹慎的奉承他才喜歡，不然他就要搗弄人。如今索性把我攆出去了，倒也自在，自然也可以不到師父處去了。若得皇天保佑，使我做個清白人，我就饑寒一世，也自願意。不然人說前做過戲子，後做過奴才，好聽不好聽，人還看得起麼？琴言越想越氣，自然的落下淚來，孤孤單單坐在梅花樹下，傷心了一回。聽得林珊枝的口聲，叫了兩聲「玉儂！」即走將進來，琴言站起。珊枝見他滿面愁容，便問道：「你已知道了麼？」琴言不解所問，怔了一怔，便道：「知道什麼？」珊枝道：「你的師傅死了，方才著人來報信與你，並回明了公子，叫你回去送殮。」琴言聽了，也覺傷心，淚流不已，問道：「幾時死的？」珊枝道：「來人說是沒有病，昨夜睡了，今早看他已是死了。」琴言又感傷了一回，問道：「我怎樣回去呢？」珊枝道：「門外有人等你。公子吩咐也不要很耽擱，辦完了喪事就回來。」琴言想了一想，即便答應。珊枝出去了，琴言叫小使包了一包衣服，捆了鋪蓋，並帶了一包銀子，鎖了門出來。可憐琴言尚認不得路徑，小使指點了，走過了門房，卻喜那些人都知道了，也不來問。一直出了頭門，望見照牆邊歇著一輛車，即是他向來坐的車。又見他師娘的表弟伍麻子回來，琴言上前見了，兩人坐上車，一路的講出城來。

將到了門口，已見一班人在那裡搭篷。琴言進了門，一直進內，只見天壽跑出來，見了琴言，重又跑進。聽得他師娘在裡頭，嗚嗚咽咽哭起來。琴言到了牀前，見他師傅已穿好了衣，帽子蒙了面，自然一陣悲酸，跪在牀前，痛哭不止。倒是他師娘拉他起來，勸他住了哭。琴言問道：「師傅得了什麼病，好端端就死了？」他師娘道：「並沒有病，昨夜還是好好的。吹煙吹到三更後，睡了還講了好些話。我睡醒來摸他就冷了。若說受了煤毒，怎麼我又好好的呢？」琴言又問身後之事，他師娘道：「你師傅掙了一輩子的錢，也不知用到那裡去了，去年過年就覺得不甚寬餘。」說到此，便歎口氣道：「比你在家時就差遠了。你那兩個師弟〇天倒有八天閒著，已後我也想不出個法子來。你師傅犯了這個急病，臨終時又沒有一言半語，平日在外頭的事也絕不告訴我。如今是我們欠人家的，人家欠我們的，都一概不知道。衙衙外有那兩所房子，也收不得多少租錢。這衣裳、棺木、搭篷，倒將就辦了。到買地辦葬事，只怕就有些拮据起來。」琴言歎息了幾聲，走到從前住房內，叫小使鋪設好了，將帶來的銀包打開看時，大小共〇五錠，自己也不知多少，約有五六〇兩，便拿進送與師娘，道：「這包銀子我也不知多少，公子、奶奶新年的賞賜。如今也可湊湊作零用。」他師娘接了，掂了一掂，又解開點了數，便道：「你在華府裡，聽得很好，是上等的差使，可曾多積些錢？我知道你是不在行的，不要被人騙了去。自己費點心，積攢些才好。

我是無兒無女，將來就要靠你呢。」琴言道：「公子賞的東西，都是些零星玩物。賞銀錢倒少，就是留著，我也沒用處。將來如果得了，再來孝敬師娘罷。」他師娘點點頭道：「這才好，算個有良心的孩子。」一面將銀子放在抽屜內，琴言也就出來。

只見眾人紛紛的忙亂，伍麻子捧了一包孝衣進來。又見袁寶珠、蘇蕙芳、陸素蘭來了，琴言即忙招接三人，一同坐下。

問了他師傅的事，然後問起他新年光景。琴言略將近事說了幾句。寶珠道：「你既回來，告了幾天假？」琴言道：「早上是林珊枝來告訴的，我也沒有見著公子，說辦完喪事就回去，也沒有限定幾天。」素蘭道：「總得告一個月的假，等出了殯才可進去，不然也對不住你師娘。」琴言道：「可不是。」蕙芳道：「索性告假告個長假，不去也罷了。究竟你也不是賣與他們的。」寶珠道：「在那裡好倒算好，就是拘束些。且同事中沒有一個知心的人，未免孤另些。」蕙芳道：「當日林珊枝也算不得什麼，此刻見了我們，那一種大模大樣。他就忘了從前同班子唱戲，他還唱亂彈時候，多油腔滑調，哄那些不會聽戲的人，發了些邪財。一進了華府，就像做了官，有些看不起同輩的人。偶然與我們說兩句話，又像個老前輩的光景。其實他與我同歲，也沒有大些什麼。」琴言道：「他也是這裡的徒弟，今日說得好笑，對我說道：『你的師傅死了。』難道你出了師，就算不得師傅麼？」寶珠道：「他如今要我們叫他為三爺，若叫他三哥，他就愛理不理的。他也只好在那八齡面前裝聲勢，充老手。你不記得從前王靜芳在燕〇堂要打他麼？如今見了靜芳，還不瞅不睬的，記著前恨呢。」琴言道：「華公子的情性，雖算不得〇古怪，然有時卻也捉摸不定。偏是他上去，怎麼說怎麼好，沒有碰過釘子，這也是各人緣分了。真是隨機應變，總沒有一句答不上來，也算難為他。」素蘭道：「我聽得說，他們府裡，沒有一個不巴結他，就是三代老家人，也要在他面前周旋周旋。那魏聘才是叫他三兄弟、老三、三太爺這些稱呼。」

琴言道：「魏聘才搬了出去了，不知可在庾香處？」蕙芳道：「魏聘才麼，如今倒更闊了。就在宏濟寺住，同了奚〇一、潘三、楊八一班混賬人天天的鬧，是什麼剃頭的，又是什麼大和尚、小和尚，開賭宿娼，鬧得不像。張仲雨也不與他往來了。」

琴言問起子玉來，寶珠道：「前日我們在怡園敘了一日。」便將前日怎樣喝酒，怎樣行令，次賢新製的酒壺、杯子都說了，琴言著實羨慕。又說那首詩，度香也刻了，庾香見了怎樣思念感傷的神色，一一說給琴言，琴言聽了也就感傷起來。蕙芳道：「你既回來，少不得我們要快聚幾天，不知明日可以不可以？」寶珠道：「明日他也無事。」琴言道：「師傅新死，於理有礙，須消停數日才可。」素蘭道：「若消停數日，你就要進城了。況大家敘敘，清談消遣，也沒有什麼妨礙。你又不是孝子，怕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去問度香，明日、後日皆可。」三人坐了好些時候，要走了，琴言拉住了不肯放，眾人不忍相離，只得坐下。後又來了王桂保、李玉林、金漱芳，大家直等了送殮，拜了，然後才散。琴言穿了孝袍，似乎明日不好出門，只得約定三日後再敘。又叫伍麻子到華府求珊枝轉為告假一月，俟出殯後方得進城。華公子准了，又拿了一個衣箱回來，琴言方才放心。

到了接三那日，有些人來，便請了金三、葉茂林來張羅，同班的腳色之外，還有各班的並左右街鄰，和館子掌櫃的，擠滿了一屋，看燒了紙才散。琴言也乏極了，回房就睡了。

到了明早，寶珠著人送了信來，道：「本定今日，因度香有事，遂改明日辰刻在怡園敘集。」琴言應了，梳洗畢，獨坐凝思：「今日空閒無事，不如去看看庾香罷。」因想去年梅夫人待的光景，去諒也無妨。主意定了，換了一身素服，吩咐套了車，一面告訴師娘去謝謝同班的人。到了外間，忽然又轉念道：「如今已隔了半年了，況從前是聘才領我去的，不要進門房裡回話。如今我獨自去，就算太太待我好，叫我進去，那門房裡我總要去求他，適或碰起釘子來，他倒不許我進去呢？況且他家的人除了雲兒之外，一個都不認識。」思前想後，不得主意，呆呆的站住。那小使進來說：「車已套了，到什麼地方去？」琴言不語，又想了一回道：「不如去找聘才，仍同了他去，省費許多說話。他出來了，我去看看他，他也感情的。」

遂對小使道：「我先到宏濟寺看魏師爺。」即出門上了車，小使跨了車沿，幾個轉變，不上一里路，已到了。琴言見寺門口歇一輛大鞍子四六檔車，有個車夫睡在車上。琴言當是聘才的車，想道幸而來早一步，不然他就要出門去了。小使進去問了，說道：

「在家，請你進去。」琴言下來，走進了東邊的門，小使指點他一直過了兩層殿，從東廊後另有一個院子進去。琴言低著頭，並不留心別處，一直到了聘才院子裡，見聘才的四兒出來，與他點點頭，把風門一開。琴言方抬頭望去，吃了一驚，見坐著一屋子的人，心中亂跳，臉已紅了。欲待退出，聘才已迎將出來。只得定了定神，上前見了。聘才道：「今日緣何光降？令我夢想不到。」琴言紅著臉答不上來。聘才對著眾人道：

「這是我天天說的第一個有名的杜大相公，如今是叫杜琴爺。」又對琴言道：「這幾位都是我的至好，那位是奚大老爺，那位是潘三爺，這位是我的房東唐佛爺，這位是他的小佛子，那兩個也是班裡頭的，你想必不認識，都見見罷。」琴言無奈，只得對眾人哈了一哈腰。和尚知道是華府來的，便合著掌把腰彎了幾彎，笑迷迷的說道：「多禮，多禮！請坐，琴爺。」潘三倒白對琴言作了一個揖，琴言照應和尚時，沒有留心。潘三已動了色心，借此走上前來，一把拉住了手，琴言欲縮不能。只見潘三口咨牙擦齒的，凝著兩個紅眼珠，笑迷迷的說道：「你是琴大爺，我的琴大太爺，我想見你一面都不能。今日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了。」琴言含羞含怒的急忙灑脫了手。聘才知他害羞，急了是要哭的，忙支開潘三，扯他坐下，要問他時，見奚□一說道：「你如今在華府裡可好？」琴言只得答應了「好。」奚□一又道：「你可認得我？」琴言舉眼看他是一個黑大漢子，頗覺威風凜凜，有些怕他，便說道：「不相認識。」奚□一哈哈大笑，走近琴言身邊。琴言要站起來，奚□一雙手按住了他的肩頭，琴言低了頭，心中亂跳。奚□一又道：「你該謝謝我。去年夏天我來找你，你分明在家，不出來見我。後來與你師傅鬧起來，你從後門跑了，從此你就進了華府。這不是我作成你的麼？今日見了，應該謝謝我。」琴言方知他是奚□一，心中更慌，偏著身子站了起來，連忙退縮。奚□一大笑道：「你這孩子年紀也不甚小了，怎麼這般面嫩，倒像姑娘一般。」聘才恐怕奚□一動粗，便解釋道：「他在華府裡規矩甚嚴，一年沒有見過生人，自然拘束了。」這邊潘三抓耳揉腮，垂涎已甚，卻不敢怎樣，唐和尚只好心中妄想而已。聘才便問琴言道：「你今日怎麼能出來？」琴言將他師傅死了，告了一月假：「今日來看你，還要你同我...」說到此，又不好意思說出來，聘才已經明白，便道：「要我同你到那裡去。」琴言只得說道：「要我同我去見見梅太太與庚香。」聘才笑了一笑，點點頭道：「使得，使得，停一停我們就去。」琴言見有人在此，不好催他。

奚□一是個粗鹵人，盡講實事的，但面目之好歹也分得出來。此時見了琴言，卻是生平未見過的寶貝，心中著實大動。

又想他已改了行，又在華府做親隨，便不好動手動腳調戲他，料想叫他陪酒也斷不肯的，怎樣想個法兒弄他一回。一面看，一面聽他們說話，要聘才同他到梅宅去，便想出一個計策來。

自己思算了一會，立起身來道：「我要走了。」便腆起肚子，幾步就走了出去。聘才與和尚連忙相送，潘三尚坐著不動，黃瞪瞪眼睛只管看著琴言，看得琴言一腔怒氣，不能發作。奚□一拉了聘才，走到和尚房中，對聘才作了一個揖道：「今日我要求你行件好事。方才這個人，我實在愛他。我若叫他陪酒，是一定不肯的。」聘才不等說完，忙搖頭道：「不肯，不肯！不肯，定的。」奚□一又道：「況且他已改了行，也難強他。如今我有一個妙計，我們去了，你留他吃飯，說吃了飯，才同他到梅宅去。到正吃時，我再闖進來同他坐坐，雖不能怎樣，也就完了這件心事，諒來也不算輕褻他。再送他些東西，看他待我怎樣。老棧臺，我們相好一場，你為我出點力，我一輩子感激你。」聘才沉吟了一會，明知琴言的脾氣不能勉強，但又卻不得奚□一的情，只得說道：「依你這計也好，但是你不可撒村動粗的。他比不得別人，一句話說錯了，他就要哭的。這釘子我已碰過多了。」奚□一又道：「你放心，我斷不動粗的。我只要與他坐一坐，怎敢還想別的好處。我還有幾樣菜著人送來，你快把潘三也叫他出來，天香、翠官也攆開，就擺飯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慌慌張張上車去了。

聘才進來對潘三道：「和尚請你說話。」潘三不得已，遲延的出去，尚回顧了幾次。聘才把天香、翠官也打發走了，便故意的對琴言道：「好了，清淨了，我也被他們鬧昏了，鬧得一屋子俗臭不堪。我們如今清清淨淨談談，吃了早飯再去，自然有一會耽擱。」琴言一想，在聘才處吃飯也不妨。況且這些人都去了，自然沒有人來，便問聘才道：「今年見過瘦香幾次了？」聘才隨口說道：「三次了。」琴言又問道：「我聽得奚□一是個壞人，為什麼與他相好？」聘才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很相好，看他也是個爽快人。」琴言道：「那個姓潘的，我也知道他。」聘才道：「那是個買賣老實人，就這和尚也極通世務的。」琴言心裡暗笑，也不便駁他。

卻說奚□一跨上車，叫車夫狠狠的幾鞭，那騾子一口氣就跑了回去。奚□一到寓處，即進他的書房，吩咐家人問姨奶奶要了昨日晚上送來的四樣菜、兩樣點心出來，送到魏老爺那裡去，又教了他一番說話。也不進房，就在書房內炕上開了燈，叫巴英官打泡，急急的吹了三口大口煙，已有三錢，可以挨得半天了。心裡想道：「送他些什麼東西才好呢？」看著自己腰裡一個八大件鋼鑲表值二百吊錢，將這表給他罷。又想到：

「單是了表也不算什麼貴重，只有那姨奶奶那對翡翠鐲子，京裡一時買不出來，把這個送他也體面極了。」即到菊花房裡，聽得唧唧的一聲。舉眼看時，原來菊花在淨桶上解手，見了奚□一便笑了一笑。奚□一又道：「怪不得香氣薰人，我當著外頭開溝呢。」菊花啞了一口道：「嚼你的舌頭。」奚□一開了箱，四角裡掏了一掏，掏著一個匣子，開了蓋，看是了便揣在懷裡，也不蓋箱子蓋，轉身便走。菊花嚷道：「你拿我的鐲子做什麼？」奚□一又道：「我與人比一比顏色就拿回來了。」到了書房，叫了巴英官，忙忙的踩開大步，一直到聘才處來。心裡喜道：「我若能弄上了他，這京裡的大老官，就要算我奚老土了。」再說潘三到和尚房裡，和尚把奚□一的計與他說了，潘三樂極，連稱妙計，便在和尚房中等候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個活寶，就與他坐一坐，喝一杯就夠了，還想煩他麼？就叫他煩我，我也願意。他若肯煩我，自然也肯給我煩了。」一面胡思亂想，口中淌出饑涎來，便咬著牙把手在脖子後捶了兩捶，鼻子裡哼了兩聲。唐和尚看了好笑，便道：「潘三爺做什麼，脖子漲的疼麼？」潘三也笑了。奚□一的菜送了來，要面見聘才，四兒同了進去。來人道：「家爺說，有位琴爺在這裡，家爺從前不知道，冒犯了，深自懊悔。本來要請琴爺過去坐坐，恐怕不肯賞臉，叫我送了幾樣菜來，請大爺代家爺轉敬琴爺消消氣，家爺有事不能過來奉陪了。」聘才笑道：「怎麼要你老爺費事？又幾時得罪過琴爺？說得這樣周到，我就收下代做主人便了。你回去多多道謝。」即賞了來人五百錢，又對琴言說道：「這是奚老爺的盛情，送你的，我倒叨光了。你也應該謝一聲。」琴言不解其故，只得也謝了一句。聘才叫四兒吩咐廚房快弄起來，就要吃飯。

四兒去了不多一刻，就擺了酒菜上來，在個方桌子上。聘才道：「雖然便飯，也喝一杯酒。」琴言道：「不消了，就吃飯罷。」聘才不聽，斟了一杯送過來，琴言只得接了，也回敬了聘才一杯。聘才喜出望外，也是平生第一次得意，難得兩人對坐了。聘才隨口的說些話來哄琴言，要他喜歡，說庚香近來也不出門赴席聽戲，常托我對你說，在那裡放寬了心，不要惦記著他，他慢慢的去結交華公子，自然可以常見面了。聘才無非要他安心久坐，等奚□一來。無奈琴言急於要走，酒也不喝，菜也不吃，呆呆的坐著，如芒刺在背的光景。

正要催飯，只聽得院子裡一陣腳步響，已撬了風門進來，琴言見奚□一，心裡就慌，站了起來。聘才笑盈盈的說道：「來得正好，主人來陪客了。」奚□一笑道：「我知道此刻尚未吃完，竭誠來敬琴言一杯。」便叫巴英官拖過登子，就朝南坐了。一手執壺，一手擎杯，斟好了，直送到琴言嘴邊。琴言接又不好，不接又不好，急得滿臉通紅。聘才道：「這是主人敬客人之意，你不能乾，喝一口罷。」琴言只得接了，喝了一口，把杯子放下，對聘才道：「我真喝不得了，已飽得難受，你陪著喝一鍾罷。」便想走開，奚□一把拉住，道：「好話，我來了你就坐也不坐，是分明瞧不起我。你回去問問，你家公子是我嫡親親的世叔，我也不算外人。你既是他心愛的人，就算我的小弟一樣，豈有我來了你要走之理？」便拉住了，毫不用力，輕輕的把他一按，已坐下了。奚□一面說，雙眉軒動，好不怕人。況舊年琴言已領略過了，嚇得戰戰兢兢，面容失色，只得坐下。奚□一好不快活，便要了一個茶杯，喝了一杯，夾了一條海參送與琴言。琴言按住了氣，站起來道：「請自用罷，我已吃不得了。」奚□一笑道：「別樣或吃不得，這東西吃了下去，滑滑溜溜的，在腸子裡也不甚漲的。」琴言聽了，也懂得是戲弄他，不覺眉梢微豎起來。聘才把腳踢

一踢奚□道：「你想必吃不得了。」奚□又道：「你既吃不得，我吃了罷。」把琴言吃剩的酒也喝了，還嗒一嗒嘴道：「好酒。」琴言此時氣忿交加，又不便發作，捺住了一腔怒氣，心中想道：

「這狗才不懷好意，我如今不唱戲了，他敢拿我怎樣？他如果無禮，我就與他鬧一場。」又見奚□一喝乾了酒，又斟了半杯，放在琴言面前，要他喝。琴言一手按住了杯子，對聘才道：「你知道我是從不喝酒的。」奚□一還要強他，只聽得切切促促腳步聲，見潘三同了和尚進來。潘三嚷道：「巧極了，被我闖了好筵席了。」和尚也說道：「原來魏老爺請客，也不虛邀我一聲。」潘三彎著腰，聳著肩，急急的幾步搶上來道：「待我來敬一杯。」便拿過琴言的杯子來道：「這酒涼了，我替喝了罷。」便一口乾了，把杯子在嘴唇上擦了一轉，斟了半杯，雙手遞來，直送到琴言嘴邊。琴言扭轉身來想走，無奈一邊是潘三，一邊是和尚擋住，不得出位，便接了酒杯。潘三尚不放手，要送進口來。琴言怒道：「我真不會喝酒，你放了，我慢慢的喝。」聘才讓潘三坐下，說道：「我真不能，你等他慢慢的喝罷。」潘三只得放手坐了，聘才與唐和尚拿兩張凳子坐在下面。琴言見潘三將杯子在嘴上擦了一轉，□分惱怒，已知他們一黨，有心欺侮他，若翻轉臉來，猶恐吃虧。

只得苦苦的忍住，拿起杯子來，裝作失手，「當」的一聲砸得粉碎，衣服上也濺了幾點酒，把絹子拭了，對聘才道：「我冒失了。」聘才也知道他的心思，便道：「這有何妨！」

又叫換個杯子來，琴言道：「不必，不必，就拿來我也不喝。」奚□道：「那不能，也不多勸你，一人勸你三杯。」潘三滿擬這杯酒，他若喝了，琴言便親了他的□嘴一樣，偏又砸了，甚是掃興。還想重來敬他，被聘才攔住。唐和尚不知好歹，斟了半杯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華公府是小寺的大施主，老太太裝過三世佛的金身，少奶奶塑過送子觀音像，捨了三年的燈油。如今他府裡爺們光降，我出家人無以為敬，借花獻佛，小琴爺請喝這鍾。」捧了杯子，打了個稽首，口中念道：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！」惹得他們大笑。琴言見了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面色倒平和了一分，便道：「我真不能喝，你不用強我。」唐和尚陪著笑道：「我的琴爺爺，我方才念過佛，這杯酒就有佛在裡頭。你喝了前門增百福，後戶納千祥，願你大發財，日進一條金。」眾人聽了大笑，琴言只是不肯喝。和尚又把自己的臉抹了一抹，除下了氈帽，道：「小琴爺，你瞧瞧我和尚，難道不是個人臉，真是個雞巴腦袋嗎？」琴言見這怪樣，實在發笑，也忍不住笑了一笑。和尚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天開眼了。到底我這個雞巴，比人的腦袋還強呢。」琴言聽了又變了顏色。

和尚道：「我的祖爺爺，你不喝這一鍾，我和尚就沒有臉，明日只好還俗了。」便將酒杯頂在光頭上，雙膝跪下，兩手靠在琴言膝上，口中不住的念佛，不肯起來，笑得眾人捧腹。琴言被他纏得無法，只得說道：「請起，請起，我喝一口，下不為例。」便在光頭上拿了杯子，喝了一口。想一想，恐人喝他的剩酒，索性乾了。立起身來想走，奚□一推住了，和尚抱了他的腿，跪著在他膝上碰頭。琴言只得坐下，真急了，便厲聲正色的說道：「今日請教各位，待要怎樣？」聘才連忙說道：

「不喝酒了，倒是大家談談罷。」拉了和尚起來。琴言道：「我有事不能再會了。」又要走，奚□一攔住不放，說道：「不喝酒就是了，坐一會，忙什麼？」聘才只得說道：「快拿飯來吃了，我們還有事呢。」琴言又只得坐下，萬分氣惱，勉強忍住。

奚□一暗忖道：「這孩子真古怪，鬥不上筭來。若不是他，我早已一頓臭罵，還要硬頂他一回。不過我憐惜他，他倒這般倔強，實屬可恨。」又轉念道：「向來說他驕傲，果真不錯。我若施威，又礙著華府裡。況他已不唱戲了，原不該叫他陪酒。

且把東西賞他，或者他受了賞，回心轉意也未可定。」潘三想道：「這孩子比蘇蕙芳更強，可惜我沒有帶結票子來賞他，或他得了錢就巴結我，也未可知。」奚□道：「我有樣東西送你，你可不要嫌輕。」便從懷裡掏出個錦匣子，揭開了蓋，是一對透水全綠的翡翠鐲子，光華射目。

潘三伸一伸舌頭道：「這個寶貝，只有你有。別人從何處得來？這對鐲子，城裡一千吊錢也找不出來。」不住「嘖嘖」

的幾聲。聘才、和尚也睜睜的望著。聘才暗想道：「好出手，頭一回就拿這樣好東西賞他，看他要不要？」琴言也不來看，只低了頭。奚□道：「你試試，大小包管合式。」便叫琴言帶上。琴言站起來，正色的說道：「這個我斷不敢受，況且我從不帶鐲子的。」琴言無心，伸出一手給他們看，是帶鐲子不帶鐲子的意思。奚□一誤猜是要替他帶上的意思，便順手把住了他的膀子，一拽過來，用力太重，琴言嬌怯，站立不穩，已跌到奚□一懷裡。奚□一索性抱了他，也忍不住了，臉上先聞了一聞，然後管住他的手，與他帶上一個鐲子。奚□一再取第二個，手一鬆，琴言掙了起來，已是淚流滿面，哭將起來，也顧不得吉凶禍福，哭著喊道：「我又不認識你。我如今改了行，你還當我相公看待，糟蹋我，我回去告訴我主人，再來和你說話。」遂急急的跑了出去。到了院子，忙除下鐲子，用力一砸，一聲響，已是三段，沒命的跑出去了。奚□一大怒，罵了一聲，「不受抬舉的小雜種！」便要趕出去揪他。聘才死命的勸住，奚□一那裡肯依，暴跳如雷，大罵大嚷，更兼身高力大，聘才如何拉得住他，只得將頭頂住了他，連說道：「總是我不好！你要打打我，要打打我。」潘三與唐和尚還在旁邊火上加油，助紂為虐。奚□一被聘才頂住，不能上前，又想琴言已跑出寺門，諒已上車走遠，不好追趕，只得罷了。氣得兩眼直豎，肚皮挺起，坐下發喘。

他的巴英官在旁抵著嘴笑，走到院子裡，撿了那碎鐲子，共是三段，放在掌中拼好，說道：「待我花三錢銀子鑲他三截，也發個標，帶個三鑲翡翠鐲子，不知道人肯賞我不肯賞呢。」

拿來放在奚□一面前，又道：「一千弔的鐲子，如今倒直三千弔了。」奚□一見了，越發氣狠狠的罵了一會。潘三與唐和尚連說可惜。大約奚□一回去，只剩一個鐲子，菊花必有一場大鬧，正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也不料自己的福分。

且說琴言上了車，下了簾子，一路掩面悲泣。到家即脫下外褂，上牀臥下，越想越恨，只怨自己發昏，去找聘才，惹出這場禍來。把被蒙了頭，整整哭了半日，幾乎要想自盡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